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爱国文人连横

吕一燃

内容提要 连横是一个不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他身处日本侵略者残暴殖民统治的环境中,坚持民族气节,勇敢地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许多歌颂反对日本割占台湾而英勇牺牲的英雄的诗文。他用毕生精力捍卫保护和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抵制日本推行的同化政策。他呕心沥血地写下了不朽名著《台湾通史》和其他著作,为的是要让台湾人民永远记住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及台湾宝岛被日本割占的历史。他身居台湾,心向祖国,关心祖国的发展和前途。他既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痛恨专制腐败出卖台湾的清政府。他崇拜孙中山等民族革命者,同时痛斥窃国大盗袁世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抗日战争胜利,光复台湾。

关键词 连横 爱国文人 台湾 日本殖民统治

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约第二款规定:清政府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895年6月2日,清政府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与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海军大将桦山资纪在台湾基隆签订了《交接台湾文据》,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日本接受中、美、英等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把窃取中国的领土台湾归还中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对台湾5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在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为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和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曾进行

了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在斗争中,文人连横堪称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歌颂抗日英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精神,将永留青史,为人民所敬仰。

一 反对日本割占台湾,歌颂抗日英雄

连横,字公武,号雅堂,又号剑花,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福建省台湾府台南宁南坊马兵营,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清康熙年间,其祖先迁居台湾,至连横已是第七代了。连横出生于儒商之家,喜欢读书,禀性聪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回忆说:“台为延平(郑成功)肇造,又多忠义之后,故抱左衽之痛。我家居此二百数十年矣,自我始祖兴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遗命以明服殓。堂中画相,方巾宽衣,威仪穆棣,故国之思,悠然远矣。”^①又说:“先君好读春秋战国书及三国演义,所言多古忠义事,故余得自家教者甚大。”^②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连横不仅能诗善文,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而且是位重视民族气节和热爱祖国的文人。

1895年,台湾人民群起反对日本侵占台湾,组织义军,与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刘永福及其抗日军队就曾驻扎连家。连横痛恨日本侵略者,崇拜抗日的义军义士。台湾沦陷后,连家被毁。国仇家恨,深深地埋藏在连横的心中。他在《过故居有感》诗中悲愤地写道:“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③又在《宁南春梦》诗中注云:“马兵营,郑氏(郑

① 连横:《雅言》,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编印,第77页。

② 连横:《雅堂文集》卷二,《过故居记》。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版,第87—88页。

③ 连横:《剑花室诗集》,《宁南诗草》。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版,第39页。

成功) 驻兵地, 在宁南门外, 水木明瑟, 自吾祖卜居于此, 迨余七世。乙未(1895 年, 日本割占台湾) 之役, 全庄被迁, 余家也遭毁。此恨绵绵, 何时能已。”^① 在日据台湾时, 他自称为“逸民”、“遗民”, 以表示不忘祖国和不服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他在《柴市谒文信国公(文天祥) 词》诗中写道: “宏范甘亡宋, 思翁不帝胡, 忠奸争一瞬, 义节属吾徒。”^② 抒发了忠于祖国, 不做日本顺民, 坚持民族气节的情怀。

连横痛恨日本侵占台湾, 崇敬反抗日本的义军。为了使抗日义军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不致湮没, 他多方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诗文中, 加以歌颂和赞扬。例如, 他在缅怀抗日英雄林昆冈的诗中写道: “痛苦沦亡祸, 同胞重义争, 执戈齐敌忾, 报国有书生。一死身何惜, 三年血尚盈。沙场呼欲起, 咄咄剑飞鸣。”并注云: “义士字碧玉, 嘉义诸生也, 居迓洪庄, 铁线桥之役, 率乡里子弟数百人, 持绵牌短刀, 鏖战两昼夜, 遂阵歿, 越数日, 乡人殓之, 倔强如生, 闻者莫不感泣!”^③ 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

二 热爱祖国, 反对专制政府, 称颂民主共和

连横在痛恨日本窃据台湾的同时, 也痛恨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清政府。他认为必须推翻专制的腐败的清政府, 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对提倡维新或革命的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很敬慕。1904 年, 他渡海来到厦门, 创办《福建日日新报》, 鼓吹推翻清政府。他在厦

① 《剑花室诗集》,《宁南诗草》, 第 29 页。

② 连横:《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 第 22—23 页。

③ 连横:《剑花室诗集》, 第 103 页。

门鼓浪屿所作《重过怡园晤林景商》诗中写道：“拔剑狂歌试鹿泉（鹿泉在怡园内，相传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手凿），延平霸业委荒烟，挥戈再拓田横岛，击揖齐追祖逊船，眼看群雄张国力，心期吾党振民权，西乡月照风犹昨，天下兴亡任仔肩。”^①抒发了反对清政府统治和振兴民权的抱负。1906年南洋同盟会会员看到连横创办的《福建日日新报》，对它宣传的反清思想十分赞赏。决定派福建籍会员林竹痴到厦门来商议将该报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但由于该报宣传排满革命，遭到清政府的取缔，连横也被迫离开厦门。

清政府虽然能够取缔《福建日日新报》，但却无法消灭连横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志。他在《留别林景商》诗中写道：“我辈头颅原不惜，共磨势力事维新。”^②在《携眷归乡，留别厦中诸友》诗中也写道：“苏海韩潮涌大观，三年报界起波澜。文能惊世心原壮，力可回天事岂难！地上云深龙战血，空中风劲鹫伤翰。他日卷土重来日，痛饮高歌鼓浪山。”^③他回到台湾后，在给林景商的诗中，再次申述其报效祖国的抱负：“浪屿回来已半年，思明洲畔梦如烟……分为异姓如兄弟，誓结同心报国家。”^④他坚信“共和主义敷民德”。^⑤认为：“民约思潮涌全球”，“革命已成专制死”^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连横虽身在台湾，但心却飞回大陆，时时关注着祖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讴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称赞：“吴越、邹容俱人杰。”在咏《邹容》诗中，他写道：“年少胆如斗，编成革命军，神州须

① 《重过怡园晤林景商》，《剑花室诗集》，第92页。

② 《重过怡园晤林景商》，《剑花室诗集》，第94页。

③ 《剑花室诗集》，第94—95页。

④ 《剑花室诗集》，第101页。

⑤ 《剑花室诗集》，第106页。

⑥ 《剑花室诗集》，第118页。

克复, 大义策同群。”^① 对于史坚如、陈天华等革命先烈, 世皆赋诗加以赞扬。他深切地盼望祖国革命的早日成功。

连横身处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 心情郁郁不乐, “既病且殆”。^② 但当他获悉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皇帝逊位时, 那种喜悦兴奋是难以形容的。于是他决定: “远游大陆, 以舒其抑塞之气。”^③ 1912 年, 他来到上海, 与大陆同胞共享民主革命胜利的欢乐, 心情舒畅, 意气风发。他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时写道: “当是时, 中华民国初建, 悲歌慷慨之士云会雾起, 而余亦戾止沪渚, 与当世豪杰名士、美人(女诗人王香禅)相晋接, 抵掌谭天下事, 纵笔为文, 以讥当时得失, 意气轩昂, 不复有癯惫之态。”^④ 他兴致勃勃地游览南京, 登雨花台, 吊太平天王; 临钟山, 谒明太祖陵; 游杭州西湖, 拜镜湖女侠秋瑾墓; 渡黄河入北京, 谒文信国公(文天祥)祠; 出张家口大境门, 至阴山之麓; 东渡黄海, 历辽审, 观爱新觉罗氏之故墟和日俄战争之遗迹。加深了他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和自豪。同时也使他“若有感于东亚兴亡之局”^⑤, 因而写下了许多有感而发的言志诗篇。在《登雨花台吊太平天王》诗中, 他欣喜地吟咏道: “萧萧石城下, 重见国旗新。”^⑥ 在《明孝陵》诗中, 他讴歌民主革命的胜利: “郁郁钟山王气尽, 国权今已属斯民。”^⑦ 在《秋风亭吊镜湖女侠》诗中, 他对女革命家秋瑾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镜湖女侠雌中雄,

① 连横:《剑花室诗集》, 第 137 页。

② 连横《大陆诗草自序》,《剑花室诗集》, 第 5 页。

③ 连横《大陆诗草自序》,《剑花室诗集》, 第 5 页。

④ 连横《大陆诗草自序》,《剑花室诗集》, 第 5 页。

⑤ 连横《大陆诗草自序》,《剑花室诗集》, 第 5 页。

⑥ 连横《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 第 1 页。

⑦ 连横《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 第 2 页。

侠骨凌秋风,只身提剑渡东海,誓振女权起闺中。”^①在《黄花祭》诗中,他称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誓将烈士血、造成新中华”的革命精神。^②

当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等篡夺,人民陷于反革命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他满腔悲愤,写下了声讨这些窃国者的诗篇。在《甲寅十月十日》一诗中,他写道:“天安门上阅兵来,万马无声紫禁开,九派龙蛇将起陆,一时鹰犬亦登台。”^③在《秋日游陶然亭怅然有感》一诗中,他痛斥道:“大盗窃国柄,小盗乱市朝,群盗争杀人,磨刀迫中宵。京师首恶地,车盖盛官僚。朝登新华门,夕入胡同窑。行人争避道,的的马蹄骄。”把当时大小窃国者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他重申自己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写道:“我生多丧乱,抗志凌云霄,提剑来大陆,流血购自由。”^④

在获悉袁世凯称帝时,他为祖国的命运担忧,夜不能寐,写了《北望》一诗,痛斥袁世凯反对民主共和恢复帝制的罪行。诗云:“北望风云暗,东来草木新,中原犹战斗,故国欲沉沦。岂是唐虞禅,偏生莽卓臣。黄花如可问,愁绝泪沾巾。不惜民权贵,唯知帝制尊。可怜华盛顿,竟作拿破仑。国会遭摧折,邦基又复翻,共和才五载,兴废与谁论。新室(皇)当朝诏,齐台劝进笺。文人甘作贼,武士复争权。豺虎衡途卧,鲲鹏绝海。中霄不能寐,翘首望南天。”他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① 《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第2页。

② 《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第11页。

③ 《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第24页。

④ 《剑花室诗集》,《大陆诗草》,第25页。

三 发扬中华民族文化, 反对日本同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 使他们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 顺从日本的殖民统治, 在台湾提出了所谓“日台同化主义”, 并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 下令台湾初等学校全部废止使用汉文和台语(即闽南话), 推行日语教学, 灌输日本国体观念, 妄图以此来培养效忠日本天皇的顺民。

日本的这些殖民统治措施, 激起了台湾同胞的强烈反对, 台湾的知识分子则用保存和宣传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灿烂文化, 来同日本的奴化教育相对抗。早在 20 世纪初年, 年轻的连横就参加了诗人林痴仙等人在台中雾峰创办的汉诗诗社“栎社”。林痴仙(1875—1915 年), 名朝崧, 台中阿罩雾人, 祖籍福建晋江, 14 岁为诸生, 1895 年日本割占台湾时逃往晋江, 后归台湾, 于 1902 年创办“栎社”, 参加该社的多是痛台湾沦丧和眷念祖国的文人, 每年春秋佳节, 以汉诗吟诵唱和, 冀以保存中华文化。连横在《柬林痴仙并视台中诸友》诗中云:“诗界当初倡革新, 文坛鏖战过兼旬, 劫残国粹相谋保, 尼父春秋痛获麟。”^①说出了他们在国难之后共谋保存中华文化的意志和决心。在同日本同化政策的斗争中, 连横深刻地认识到:“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 人之枋, 败人之纲纪, 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 湮塞人之教, 必先去其中。”^②而日本在台湾所采用的同化政策, 正是这样。为了保存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使台湾人不忘祖国和民族, 永远记住台湾被日本侵占的历史, 他深感撰写一部《台湾通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认为:“史者民族之精

① 连横:《剑花室诗集》, 第 29 页。

② 连横:《雅堂诗文集》卷一,《台湾考释序二》, 第 37—38 页。

神,而人群之龟鉴也。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①“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连横清楚地知道,在日本残暴殖民统治下,要撰写一部翔实的《台湾通史》是非常困难的。但他认为,如因畏难而不修,“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于是他抱着台湾沦为异域之痛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②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18年撰写完成了《台湾通史》。《台湾通史》共36卷,纪4、志24、列传60,共88篇。起自隋代,迄于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书中阐明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人民开发、经营、世代繁衍生殖之地,历代中国政府行政管辖之区;歌颂我中华民族先王先民筚路蓝缕,开发台湾之丰功;歌颂延平郡王郑成功打退荷兰人收复台湾之伟绩;叙述清政府治理台湾的历史过程。在凶残的日本殖民者面前,连横以大无畏的精神,讴歌台湾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他崇敬地称他们为义民、义士,多方搜集他们抗日斗争的事迹,将他们保国土卫桑梓的豪言壮语;将他们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为国捐躯的壮烈场面;以及台湾人民不分贫富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精神,统统写入《台湾通史》中,使其永垂青史,万古流芳。他在《吴彭年传》中,为这位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战斗,最后壮烈牺牲于八卦山上的年轻书生,写下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赞词:“连横曰:如彭年者岂非所谓义士也哉。见危受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云汉而光日月。夫彭年一书生耳,唐(景崧)、刘(永福)之辈苟能如其所为,则彭年死可无憾。而彭年乃独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犹见短衣

①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本,自序。

② 连横:《台湾通史》,自序。

匹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乌乎,壮哉。”^① 在书中,连横对抵抗日本侵略台湾而牺牲的所有军民表示了深切的敬意和哀悼,写道:“乙未之役(反对日本割占台湾),苍头特起,执戈制梃,授命疆场,不知其几何人。而姓氏无闻,谈者伤之”。“是篇所载,特存其事。死者有知,亦可无憾。后之君子,可以观焉。”^② 这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感情,在连横《台湾通史》的字里行间经常流露。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洪维吾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乎念哉!凡我多士,凡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③ 抒发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和在台湾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迫切愿望。连横希望以该书来对抗日本的同化政策,也希望台湾有朝一日能够重归祖国的怀抱。

连横深知:“凡一民族之生存,必须有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生,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④ 而日本在台湾禁止初等学校教授汉文和台语(闽南语),推行日语教育,目的正是为了在台湾消灭中华文化,使台湾人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变成日本统治下的奴隶。为了对抗日本的同化政策,连横殚精竭虑,做了许多保存中华文化的工作。1924年创办《台湾诗荟》月刊,登载汉诗汉文和有关台湾古今的文章,向读者灌输爱国思想,

① 连横:《台湾通史》,第 727 页。

② 连横:《台湾通史》,第 724—275 页。

③ 连横:《台湾通史》,自序。

④ 连横:《雅言》,第 1—2 页。

鼓舞民族精神,收到很好的效果。1928年,在台北开设雅堂书局,专门出售祖国书籍,以传播中华文化。但由于日本为贯彻共同化政策,加强其统治,取消了报纸的汉文部,继之则严禁中国文字的使用,因此《台湾诗荟》仅出版22期而停刊,雅堂书局也只开办一年而被迫停业。此时台语(闽南话)也面临着日就消灭的危险:“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上,其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而忘其台语矣。今之绅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势趋权,趾高气扬,自命时彦,而交际之间,已不屑复语台语矣。”^①连横对那种附势趋权,满嘴日语,而不屑说台语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颜之推氏有言:‘今之子弟,但能操鲜卑语,弹琵琶以事贵人,无忧富贵’。噫!何其言之婉而戚耶!今时子弟能操东语(日语),唱和歌(日本歌)而不能富贵;幸而得事贵人,不过属吏下士。一朝得志,趾高气扬,则不屑操台语,若自忘其为台人矣!”^②台湾人的祖先多来自福建省的漳州、泉州,所谓“台语”,实际上就是福建漳州、泉州的方言,即闽南话。日本千方百计要消灭台语也就是要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关系,使他们忘记自己属中华民族。连横对日本的这种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忧心忡忡,他“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③因而大声疾呼保持台语,并身体力行,发愤撰述《台湾语典》,以抵制日本同化政策。为了完成时势交给他的这一使命,他闭户潜修,孜孜不倦,对台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举凡台湾方言,无不博引旁证,穷其来源”。^④经

① 连横:《雅堂文集》卷一,第37—38页。

② 连横:《雅言》,第128页。

③ 连横:《雅堂文集》卷一,第37页。

④ 连震东:《连雅堂先生家传》,见《台湾通史》,第736页。

过多年努力,终于在 1933 年撰成了《台湾语典》4 卷。他希望此书传之世上,不特可以保存台语,而且可使“民族精神赖以不堕”。^①

四 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连横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1929 年,连横之子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回到台湾,连横便不断鼓励他回祖国服务。1931 年,连横对震东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续汝而往。”^②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元老张溥泉(张继)对连横所著的《台湾通史》十分赞赏,认为此书“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③因此连横把张溥泉视为知己。由于有这层关系,所以连横让震东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到南京去见张溥泉。信中写道:“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辕之胄,而为异族之奴,椎心泣血,其能无痛?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因命其回国,效命宗邦也。”^④这种椎心泣血和充满眷恋祖国之情的言辞,使张继深为感动,遂安排连震东在国内工作,并介绍震东加入国民党。1932 年,国民党政府在西安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连震东被派到西安参加这一工作。1933 年,连横携眷返国,居于上海,1936 年 6 月 28 日病逝。弥留之际,连横仍牵挂着光复

① 连横:《雅堂文集》卷一,第 38 页。

② 连震东:《连雅堂先生家传》,见《台湾通史》,第 737 页。

③ 连横:《雅堂文集》卷二,《与徐旭生书》,第 132 页。

④ 林藜:《台湾名人传》,《爱国史家连雅堂》,新亚出版有限公司 1976 年出版,第 548 页。

台湾之事,他对震东说:“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①据说他在去世之前,还为其即将出生的孙儿取名连战,希望孙儿能为祖国而战,为台湾光复而战。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连震东奉命回台湾参加办理接收事宜。连横光复台湾的遗愿终于实现,其遗骨也由震东奉至台湾,葬于台北县泰山乡。

(作者吕一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 兵)

《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2004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闻黎明著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33.7万字。该书分九章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即“中间势力”)在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宪政运动,中间党派的联合,调解国共矛盾,坚持联合政府路线等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① 《连雅堂先生家传》,见《台湾通史》,第738页。